

金鳳剪

(台灣)

卧龙生著



金

鳳

剪

四册

臥龍生著

八十一

岳秀道：“那倒不用了，在下自己会去。”

于化龙道：“看来，丐帮的暗舵，已经是半公开了。”

岳秀道：“杨总捕头，对金陵熟悉的很，对贵帮分舵似乎是早已经留上了心。”

于化龙冷哼一声，道：“看来，杨晋是专和丐帮作对了。”

岳秀笑一笑，道：“于帮主不要误会，他们找到贵帮的暗舵，是因为监视马鹏的原因，找到了贵帮分舵。”

于化龙道：“原来如此。”

岳秀道：“咱们就这样一言为定，明日太阳下山之前，在下定当赶往贵舵拜访。”

于化龙沉吟了一会，道：“岳少兄不能带太多的人。”

岳秀道：“能带几个？”

于化龙道：“这个要你岳少侠自作主意了，如是你岳少侠觉着非要帮忙不可，那就请带人来，不过在下意思，岳少侠最好是一个人来。”

语声微微一顿，道：“有一件事，在下想不明白，希望请教岳少侠。”

岳秀道：“不敢当，有什么事但请吩咐。”

于化龙道：“胆叟朱奇，在江湖下也算是很有名望的人，但他却竟然自甘追随岳少侠，作一仆从的身份。”

岳秀道：“人各有志，这一点在下也想不明白。”

于化龙笑一笑，道：“看起来，也只有这样的解说了。”

轻轻叹息一声，接道：“不，岳少侠有一种气质，那是叫人敬服的一种气质。”

岳秀一抱拳，道：“帮主过奖了。”

于化龙道：“岳少侠，如若没有什么事，在下可以告辞了。”

岳秀脸色一整，缓缓说道：“于帮主，贵帮在江湖上举足轻重，目下声威之隆，似是已凌驾少林派之上，对江湖上的大局，有着很多的影响。”

于化龙沉吟了一阵，道：“岳少侠，这么推重本帮，于某人深感肩负重大，不过，在下可以奉告岳少侠，于某人要尽力而为。”

岳秀道：“但得帮主一言，在下就放心了。”

一抱拳，接道：“在下告辞了。”

于化龙道：“我也要走了。”

两个人一起离开了鼓楼。

岳秀带朱奇直奔王府，谭云仍在孤灯守候。

眼看岳秀归来，立刻迎了上去，道：“岳兄，看到于化龙了么？”

岳秀道：“看到过了。”

谭云道：“岳兄，那于化龙的为人，是否很冷傲。”

岳秀道：“在下的看法，倒无什么特别的冷傲，只是他得志太早，席丰、履厚，做事为人，难免有些太过自信一些。”

谭云笑一笑道：“看来，江湖上传言，倒也未必可信。”

微微一笑，接道：“王府中，一切平安，岳兄该早些休息了。”

岳秀道：“谭兄，想不想知道兄弟和于化龙会谈的经过。”

谭云道：“如是岳兄不方便说，兄弟就不用听了。”

岳秀道：“咱们情投意合，一见如故，还有什么隐秘可言，不过……”

谭云接道：“岳兄，如是太机密的事，多一个知道，就多一个泄露的机会了。”

岳秀道：“谭兄不要误会，兄弟之意，只是想请你谭兄帮个忙。”

谭云道：“岳兄要什么？但请吩咐一声就是。”

岳秀很仔细的说明了和于化龙会面的经过，道：“谭兄，对此事看法如何？”

谭云道：“以于化龙那等冷傲的人物，以丐帮帮主之尊，肯向岳兄求援，只见他对岳兄的敬重了。”

岳秀道：“难得于化龙也生出了如此的警觉之心，为人为己，及为江湖大局，兄弟都觉着应该助他一臂之力。”

谭云道：“岳兄应该去一趟！于化龙这个人，不能得罪，丐帮的实力太大了……”

岳秀接道：“自然要去一趟，不过，在下想请谭兄一起去一趟。”

谭云道：“于化龙和谭家寨素无渊源，如若兄弟去，只怕不太方便。”

岳秀沉吟了一阵，道：“这一点，兄弟也想过了，所以要委屈谭兄一下了。”

谭云道：“如何委屈我？”

岳秀道：“兄弟想请谭兄改扮一下！”

谭云道：“装扮岳兄的从人？”

岳秀道：“那岂不太过委屈谭兄了，兄弟的意思是请谭兄，稍为改装一下，掩去二公子的身份，和兄弟同往丐帮一行。”

谭云笑道：“岳兄为什么不带别人一行呢？”

岳秀笑一笑，道：“这个兄弟也想过了，带着谭兄是最适合的人选。”

谭云道：“何以见得呢？”

岳秀道：“谭兄出身世家，对武林中的内幕，知晓甚多，兄弟如有不解之处，立刻可以向谭兄请示。”

谭云道：“好吧！要兄弟扮成什么人物么？”

岳秀道：“一个中年文士如何？”

谭云笑一笑，道：“恭敬不如从命了。”

两个人计议妥当，才分头安歇。

第二天，岳秀安排好王府中事，和谭云同时赶往丐帮。时正中午，于化龙早已在门内等候。

双方面都很守时。

于化龙一抱拳，道：“有劳岳少兄。”

岳秀道：“不敢当。”

于化龙望了谭云一眼，也未多问，转身带路，行入大

厅。

大厅中早已摆好了整桌的酒席，四个白衣少女，含笑迎宾。

于化龙低声道：“岳兄，这一位怎么称呼，在下也好为本帮中人引见。”

岳秀道：“这位是兄弟的朋友，别人称他二先生。”

于化龙一皱眉头，道：“二先生，连个姓也没有么？”

谭云道：“在下姓言。”

于化龙哦了一声，道：“言二先生。”

谭云道：“不敢当，叫言二就行了。”

于化龙一伸手，道：“两位请上坐吧！”

谭云还想客气一番，但见岳秀大步行了过去，在首位之上坐下。

于化龙举手一招，一个女婢应手行了过来，道：“帮主有什么吩咐？”

于化龙低声道：“去请黄舵主来。”

白衣女婢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岳秀道：“令师妹姓黄？”

于化龙道：“是的！不过，岳少兄最好别提我们是师兄妹的事。”

岳秀道：“兄弟恭敬不如从命了。”

于化龙道：“今日只有咱们四个人，岳秀兄想知道什么，只管发问。”

岳秀道：“可以随便问么？”

于化龙道：“这个要看情形了，不过，黄分舵主，是一位很健谈的人，这一点，要请你岳兄自作主意。”

岳秀点点头，道：“兄弟自会留心。”

于化龙回顾了言二一眼，道：“言二先生一向很少在江湖上走动吧？”

谭云点点头，道：“不错，兄弟一向深居简出，很少在江湖上走动？”

于化龙道：“原来如此。”

但闻一阵幽幽香风袭来，一个身着青衣的少女，突然出现大厅。

岳秀目光一抬，只见那少女容貌秀丽，衣着朴素，但眉宇神情之间，自然流露出一股刚毅之气。

只见她躬身对于化龙行了一礼，道：“见过帮主！”

于化龙一挥手，道：“不用多礼，见过这位岳少侠和言二先生。”

青衣少女目光转注到岳秀的身上，道：“久仰了，岳少侠。”

岳秀起身抱拳，道：“江湖上传言，常有失误，姑娘莫信。”

青衣女目光一掠谭云，道：“这一位是言二先生了。”

谭云也站起身子，道：“不敢，不敢，山野村夫言二。”

青衣少女微微一笑，自行在于化龙身侧坐下，道：“帮主招呼属下，有什么指教。”

于化龙道：“一则要你见见岳少侠和言二先生，二则有件事，想和黄舵主谈谈。”

青衣少女道：“岳少侠和言二先生，既得帮主邀入此地，想来和帮主交谊不错了。”

于化龙笑一笑，道：“岳少侠对咱们丐帮有过很大的恩情。”

青衣少女哦了一声，道：“这就失敬了……”

八 十 二

转身对岳秀福了一福，接道：“小妹代帮主谢过岳兄。”

她目光犀利，值交谈之际，已然很快把岳秀一览无遗。

岳秀挥手一笑道：“黄舵主言重了。”

于化龙微微一笑，道：“岳少侠，来！在下先敬一杯。”

端起面前酒杯，一饮面尽。

青衣少女和谭云，也都各举酒杯，陪了一杯。

酒过三巡，于化龙忽然对岳秀说道：“听说岳少侠在七王爷府中听差。”

还未等岳秀开口，青衣少女已抢先接道：“不会吧！岳少侠神仙中人，怎会和官府中人往来？”

岳秀淡淡一笑，道：“黄舵主说的也是，岳某人虽不肖，但还未把功名富贵看在眼里，不过，在下确在七王爷府中听差。”

青衣少女道：“恕小妹愚拙，听不懂岳少侠的话。”

岳秀道：“简明些说，兄弟在王府中，是宾客的身份。”

青衣少女道：“七王爷朱毅的贵宾。”

岳秀道：“承七王爷看得起岳某，和在下布衣论交。”

青衣少女道：“原来如此，我们得改称你岳王爷了。”

于化龙一皱眉头，道：“黄舵主不可胡说。”

岳秀道：“不要紧，黄舵主快人快语，何况说的也不能算错。”

于化龙道：“黄舵主，岳少侠是我们丐帮的贵宾，但不可刚愎自用。”

青衣少女一欠身，道：“属下从命。”

岳秀轻轻吁了一口气，道：“于帮主太严肃了。”

于化龙笑一笑，道：“家有家法，帮有帮规，岳少侠不用放在心上。”

青衣少女深深一笑，道：“帮主责备我等，事属平常，岳少侠不要见笑就好。”

岳秀道：“哪里，哪里，黄舵主在金陵住的很久了吧！”

青衣少女道：“我一直住在金陵，大概有五六年了。”

岳秀道：“那黄舵主对金陵的人人事事都很熟悉了。”

青衣少女道：“谈不上很熟悉，不过大部分我都知道。”

岳秀道：“在下应七王爷之邀进入王府，只为了办一件事。”

青衣少女道：“什么事？”

岳秀道：“七王爷困于一个江湖组合，所以请兄弟到此，助他一臂之力。”

青衣少女道：“哦！”

岳秀道：“那组合很神秘，在金陵的活动，却十分频繁，以黄舵主在金陵的势力，自然会了如指掌了。”

青衣少女道：“但不知是怎么样的一个组合？”

岳秀道：“龙凤会。”

青衣少女一皱眉头，道：“龙凤会？不知他们在哪里开山立寨？”

岳秀道：“黄舵主这一问，实叫在下无法回答。”

青衣少女淡淡一笑，道：“岳少侠太客气了。”

岳秀道：“以贵帮耳目之众都不知道那龙凤会的地方，在下怎会知晓这事呢？”

青衣少女道：“如若龙凤会在金陵活动的很利害，丐帮应该知道，不知道那是表示我们丐帮无能，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没有侵犯到丐帮，也没有在金陵城中闹出什么大案子来。”

岳秀道：“黄舵主说的也是，不过在下觉着以黄舵主在金陵这份实力，至少应该有些耳闻才是？”

青衣少女沉吟了一阵，道：“关于龙凤会的事，倒有一些耳闻，不过不如你岳少侠讲的这样详尽。”

岳秀淡淡一笑，道：“黄舵主是否想见见龙凤会中人？”

青衣少女道：“我看不用了，至少他们目前还未侵犯到丐帮。”

岳秀笑一笑，道：“哦！”

青衣少女道：“再说，这些年来丐帮对付敌人，一向是只用帮中力量，从不借重外人。”

岳秀道：“黄舵主，如若他们侵犯到了贵帮呢？”

青衣少女望了于化龙一眼，道：“那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丐帮不惹事，但也从不怕事。”

岳秀道：“在下能和丐帮结缘，能和于帮主论交，说起来也是龙凤会的帮助了。”

青衣少女道：“岳少侠，关于龙凤会的事我不想再说了，我只是一座分舵的舵主，岳少侠要谈龙凤会中事，也该和我们帮主谈谈。”

岳秀笑笑道：“黄舵主，有一件事在下不便出口。”

青衣少女道：“如与丐帮金陵分舵无关，那就不用说了。”

岳秀道：“很不巧的是，这件事极可能和丐帮金陵分舵有关。”

青衣少女狡狴一笑，道：“那应该去找骆舵主了。……”

语声微顿，双目中精光连闪！嘴角向下撇，轻蔑一笑，道：“只怕岳少侠还不知道，我虽也是金陵分舵的舵主，但我们不属于丐帮正统门下，我们的活动向不对外，属于隐秘，岳少侠想知道什么，只怕很难如愿。”

岳秀道：“龙凤会也是居于隐秘的一个组合，就在下所知，愈是隐秘的组合，愈是选择严格，组合中每一个人有着很高的武功。”

青衣少女道：“丐帮不是个神秘的组合，我们也不是神秘人物，我们只是丐帮一个内部的组合，对内对外，我们都受着帮主的统率，所以我们不能和龙凤会比较，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独立的组合。”

黄舵主一开口，有如急水下滩，只听得岳秀心中暗暗震动，忖道：“这丫头口利如刀，神情间一片冷漠，实在是叫

人难测高深，看来确非简单人物。”

心中想反唇相激，但又怕使于化龙下不了台，目光转动，望了于化龙一眼。

于化龙突然站起了身子，道：“黄舵主，你陪陪岳少侠，我有点事去去就来。”

青衣少女道：“帮主几时归来？”

于化龙道：“我尽快回来，还有事请教岳少侠。”

不再等青衣少女回答，转身大步而去。

望着于化龙的背影，青衣少女星目中闪起了一抹冷厉的目光，但只一瞬间又恢复了常态。

如非特别留心的人，决难发现。

但岳秀发现了，他一直很留心那青衣少女的举动。

青衣少女缓缓转过身子，道：“岳少侠，男女有别，只怕我也不能奉陪两位了。”

岳秀道：“姑娘可是在下逐客令？”

青衣少女道：“两位千万不能走，敝帮主临去交代，回来之后还有事请教岳少侠，如是两位去了，要我如何交待。”

岳秀道：“姑娘总不能要我们两个客人坐这里吧！”

青衣少女道：“岳少侠的意思是，非要小妹相陪不可了。”

岳秀道：“姑娘女中丈夫，一方领袖，如能免为其难，还望能留此等候贵帮主回来。”

青衣少女道：“我听传说，岳少侠是一位很冷傲的人物，但今日一见，倒是和传言不符。”

岳秀笑一笑道：“传言一向误会，姑娘怎可相信……”

语声一顿，接道：“在下有一事请教黄舵主，不知可否见告？”

青衣少女道：“希望你问的不要使我为难。”

岳秀道：“黄舵主识得居无上吧？”

青衣少女柳眉一挑，道：“居无上乃本帮中的长老，极受本帮敬重，我岂有不识之理，岳少侠如非有意说笑，那是有意戏弄了。”她说的很严肃，柳眉带煞，杏眼放光，大有立刻翻脸之意。

岳秀脸色一整，道：“那么也认识高小云了？”

青衣少女冷笑一声，道：“不认识。”

岳秀道：“但高小云却认识你黄舵主。”

这句话大出青衣少女的意料，不禁微微一呆。

岳秀接道：“有一件事奉告姑娘，岳某不但是贵帮主的贵宾，也是七王爷的代表，姑娘只不过个分舵主的身份，如是言行过激，对双方都无好处。”

青衣少女脸色一变，道：“姓岳的，我们当你是客，可不是怕你，我黄玉姗自掌金陵分舵以来，从未有人敢在这里撒野，你不要太过分了。”

此女利口如刀，句句伤人。

岳秀心中盘算，局面已难善了，而且对方的犀利词锋，也激起了岳秀的怒意，当下冷笑一声，道：“黄舵主，过分的是你，丐帮中以于帮主身份最高，姑娘敢对帮主的贵宾如此说话，显然是也未把贵帮主放在眼中了。”

黄玉姗霍然站起身子，道：“岳少侠既然自恃和帮主交往，那就找敝帮主去谈，恕不奉陪。”

岳秀冷笑一声，道：“站住。”

黄玉珊冷然一笑，道：“姓岳的！你对谁说话。”

岳秀道：“对你黄玉珊，黄舵主。”

黄玉珊道：“哼！岳秀你好放肆啊！”

岳秀道：“在下既敢放肆，就有放肆的本钱，黄舵主，看在你是女人的份，岳某人对你已极尽容忍了。”

黄玉珊道：“不容忍你又能如何？”

岳秀道：“我擒你到王府中去，定你个口舌伤人的罪名。”

黄玉珊气急而笑，道：“岳秀，你敢动手么？”

岳秀道：“姑娘，我看没有什么不敢的，你只要再出言无状，在下就不再容忍了。”

黄玉珊原本十分激怒的脸色，突然平静下来，淡淡一笑，道：“看来，你姓岳的是专门找我麻烦来了。”

岳秀笑一笑，道：“为人不作亏心事，夜半叫门心不惊，如若姑娘心中不怕龙凤会，也不用避忌龙凤会了。”

黄玉珊忽然坐了下去，笑一笑道：“哦！原来岳少侠怀疑我和龙凤会有关。”

岳秀道：“在下没有这么说过，但你黄舵主应该明白。”

黄玉珊道：“我不明白，姓岳的，此事很重大，你不要含血喷人。”

岳秀道：“似乎是用不着，姑娘很忙，在下也很忙，咱们似是用不着开这样的玩笑，是么？”

黄玉珊道：“但你岳少侠的兴致很高，拿小妹来开这么大的玩笑。”

岳秀道：“我说的很庄严，一点没有开玩笑，黄姑娘准

备如何？应该自己作打算！”

黄玉姗目光一掠侍酒的白衣少女，道：“你们都下去，守在外面，任何人都不许进入厅中。”

四个侍酒的白衣少女应了一声，退了下去。

黄玉姗目光转注到岳秀的身上，道：“岳少侠你敢在丐帮金陵分舵，对我如此无礼，想来必有所据了。”

岳秀冷冷说道：“丐帮中一向规令森严，贵帮主受尽了帮中人的尊敬，但你黄舵主似乎是反其道。”

黄玉姗道：“这话怎么说？”

岳秀道：“你对贵帮主似是一点也不怕。”

黄玉姗道：“那是你的看法，我对他很敬重。”

岳秀道：“贵帮主至少对你很容忍，这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你和他有着特殊的关系，一个是你有很硬的仗恃，使他有所顾虑。”

黄玉姗道：“岳少侠，我们帮主人格崇高，你不要胡乱猜。”

岳秀道：“姑娘，你误会了，在下之意是姑娘和贵帮主可能有亲属之情。”

黄玉姗道：“他是我的师兄。”

岳秀道：“那就难怪了。”

黄玉姗突然叹息一声，欲言又止。

岳秀道：“姑娘掌理丐帮江南总分舵，身价是何等崇高，在贵帮也十分受人敬重，我相信你不会背叛丐帮。”

黄玉姗道：“我……我不会。”

岳秀道：“但你的举止行动，却背叛了丐帮。”

黄玉姗道：“我……我……我没有。”